

诗意盎然

这一年

□施群妹

每年收起旧台历时,看着上面密密麻麻的记录的时候,脑海中这一年的经历,就如电脑重新打开了。

去年初茫然由文友介绍加入诗词公益课堂学习格律诗的写作,从刚开始被平平仄仄、押韵束缚,痛苦到写几行字头也会裂开的状态,到现在能从容地写出格律诗,中间的心酸只有真正参加学习的人才能体会到。记得当时我苦思冥想写道:“黄生功课累,笨妇赋词疲。素简无文字,闲听半日诗。”可谓道尽心酸。

但从此,我的生活好像打开了一扇窗,窗里总能照见一些阳光。以前,不管收到任何文学杂志,古诗词那栏目的内容,我是不看的。偶尔撞见,心里会暗暗说一句:作者是怎么写出来的,太厉害了,我咋就看不懂?解锁古诗词写作的新技能之后,我接到任何文学刊物,竟先阅读诗词,看作者写的作品中对仗、题目、转承起合、音步等等,不说看出多少名堂,却也津津有味,有时还有余香。看着看着,还看出其中的奥妙,真的是回味无穷。

窗外风景看得多了,难免手痒,有时也会写几首。发给诗友们看看,根据诗友的建议进行修改,自己满意后,放进电脑文档里。文档里的诗词就是一笔珍贵的财富,这一年,财富比以往任何一年积累的都要多。

学会欣赏和写古诗词之后,对于所在工作社区创办的诗社也越发有了感情。如果说,以前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话,现在是确实实在在做自己喜欢的事了。于是编辑起诗社的刊物《清水湾诗刊》来,已不仅仅是一项工作,更像是自己怀孕待产的孩子。

窗户打开后,我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,接触到了许多诗词写作者,也为诗刊约到了高质量的作者。对于今年的诗刊合集,感觉诗作质量比前几年上升了不止一个台阶。

现在来到我们社区,树上挂满了各种树牌,上面写着二十四气节的诗词。这几天挂着:东风吹雨小寒生,杨柳飞花乱晚晴。图书室外面的树上,一晃一晃的是:清风不识字,何故乱翻书。

打开古诗词之窗后,发现我一直喜欢的现代诗,读起来更有味道了。虽然到现在为止,我还是不能完全地理解很多大咖的作品,但我从现代诗里居然也看出了其中的起承转合。原来现代诗与格律诗是一脉相承的,有异曲同工之处。这算不算是学习新技能后的另一项福利呢?

走出窗外,我找到了兴趣相投的诗友,在这一年的最后两月,我和诗友来了一场现代诗暗联盟。每天互发对方一首现代诗,我从家里写到家外,从城市写到乡村,从坎墩写到周巷,从自己写到农民工。我们互相指正对方诗作存在的问题,并讨论修改。每天都有新收获。这一联盟不要紧,居然写出了以前几年的量,可谓收成颇丰。为了随时随地能写,我还尝试用手机写作,原来手机还有这么多的功能,这是我以前没有发现的。而后,我们又相约收听中国诗歌网的直播,一起学到很多诗歌的知识点。

新年来临之际,与往年一样,元旦用登山的方式来迎接第一缕阳光。不同的是,今年能用诗来表达登山时看到的风景。看着冬天的群山,我的脑子里出现了“山中起晚烟,落叶满坡延。转瞬来丛里,闻声未见天”的诗句,赶紧记录下来。与诗词相识后,每个新年的登山都将充满无限的诗意。

桃源般的虹庐

□安殷

胡姐的虹庐,我去过很多次,每次都流连忘返。

成为虹庐之前,这里是曹家大院,有点杂乱。几年前胡姐退休,有了时间,她花了大功夫来改造院子,自己设计,请人施工,建成后取名为虹庐。这个院子,远远超过了街道美丽庭院的评选标准。靠墙的地方,造了两间平房,屋檐下放了几个大水缸,可以承接雨水,以便浇灌花木。院内用石板和青砖铺了两条小路,剩下的地方都交给了花草树木。

大树不多,有樱桃树、桃树和柿子树。几处围墙下,种了一圈修长的雷竹。灌木有木槿、腊梅、茶花、杜鹃、金桔树、绣球等,不同时间里绽放。胡姐喜欢木槿花,花开在夏天,很质朴,她有一本散文集,书名是《木槿花开》。

除了一小块菜地,剩余的空地上,胡姐大多种上了月季花。我没数过,一百株应该是有的。月季的品种有很多,一半种在泥土里,一半种在花盆中。胡姐自己扦插月季,存活了很多株,是春天的主打花卉。看她的微信,我认识了很多月季品种,比如花型硕大的真宙、颜色多变的真彩、梦幻般的蓝月石,红黄相间的二乔。温柔的朱丽叶、少女一样娇羞的粉色龙沙宝石、粉色达芬奇、清新的蜜桃雪山,都是粉色系;轻盈多瓣的六翼天使、香槟色的那不勒斯、邻家女孩般的藤小伊、高雅的瑞典女王、摩登妩媚的艾莎、紫蓝色的蓝色风暴、柔软的蓝色阴雨、惆怅的乡愁、纯白的心之水滴,颜色各异;甜蜜的果汁阳台、仙女般的康斯坦茨、大红的红色直觉、攀爬的红木香、耀眼的佛罗伦蒂娜,这些都是红色系列。四月开始,是它们展示魅力的时间。即便到了12月末,还有不少月季花开着。

两个大盆中,设有架子,可供铁线莲攀爬,胡姐介绍说,一盆叫“大河”,一盆叫

“魔法喷泉”。院内的攀沿植物,还有蔷薇、蓝雪花、风车茉莉、喷雪花、牵牛花。窗台和木架上放了几十盆多肉,我叫不上名字,都长得非常壮实。虹庐是风水宝地,啥啥都能长得很好。

茶室前面挖了一个水池,呈不规则的圆形,四周用石块垒成。水池前方有一个仿造的瀑布,用几个石磨组成,水泵抽水到顶部,顺流到池子后,可循环使用。池中有碧绿的水藻,点缀着几株菖蒲,中间游弋着七八尾的锦鲤,灵动自在。细看水中,还要一群小鱼,胡姐说这些鱼是自己生出来的。

虹庐有一狗一猫,叫小狼和小虎,我称之为双黄。虹庐原来只有一条土狗,皮毛黄色,名为小狼,性情温顺。看到我们这些常去的客人,它摇头晃脑,在身边走来走去,很是亲近,深得众人的喜欢。诗人叶海写过一首诗,名为《要养条土狗,取名小狼》。小狼没有拴绳,可以自由出入院子。四月份有次跟着胡姐的车子跑出去,在外面走失了,急得胡姐满大街地寻找,以为再也回不来了。在离家20个小时后,胡姐终于在街头找回了它,算是虚惊一场。

年末时,院内来了一只大黄猫,胡姐喂了它几次,

就恋着不走了。晚上睡在硬纸板上,胡姐觉得可怜,给它配了沙发软床,更不愿走了,从此成为虹庐的新成员。它原来是有主人的,会撒娇,会黏人,会展露肚皮给人看,喜欢有人撸它的毛。小狼开始冲着猫大叫,看到胡姐喂它,也就默认了新成员。但还是会妒忌,尤其是撸猫的时候,小狼也会在你身边蹭来蹭去,也要你给它摸摸头、撸撸毛才肯罢休。因毛色和小狼相近,胡姐给猫取名为小虎,自嘲虹庐成了“虎狼之地”。

胡姐说,住在虹庐里是一种幸福。对我来说,能常去几趟虹庐,就是小确幸。因为,那里能满足我对院子的全部期望。

这里是雅居,当然有雅聚,是文社和诗会的常聚地。春天里我们在这里聚会,畅谈童老师的长篇散文《纸船》,大家酒酣兴浓。我曾写过一首《惜春令》:

三月虹庐和煦风。轻拨动、悦耳铜铃。

锦鲤池中藏绿藻,房内蕙香浓。

兴起杯盘空。乘酣酒,谈笑高声。

几盏白茶汤转淡,天晚见苍穹。

总第7258期 配图 汤青 投稿邮箱: essay@cnnb.com.cn